



郭沫若著

有聲出版社發行

目錄

一	初訪蓋家莊		五
二	漫遊雞鳴寺		五
三	拜碼頭		一〇
四	梅園新村之行		一五
五	「國民大會」場一席談		一九
六	以文會友		二四
七	二十四小時了		二九
八	謁陵		三五
九	失悔不是軍人		四一

一〇 疑在馬尼刺·····	四七
一一 遊湖·····	五二
一二 慰問人民代表·····	六一
一三 假如我是法西斯蒂·····	七三
一四 秦淮河畔·····	八〇
一五 失掉了一枝筆·····	八八
一六 慰問記者·····	九六
一七 南京噉，再見·····	一〇三

一 初訪藍家莊

車道兩旁的翠綠，在薄暗而清涼的朝氣中和人一道醒來，彼此呈獻着無言的親呢。

這樣最值得令人回味的印象和我闊別了好幾年，去年的六月尾上，由列寧格勒乘火車回莫斯科的時候，曾經溫習過一次，這一回由上海到南京，又在南京附近再行見面了。如果有什麼神祕事物存在，那深濃的翠綠，肅穆而葱蘢地喘息着的翠綠，似乎就可以稱爲神祕吧。那是並沒有好長的一段時間，等那早晨的薄暗逐漸化除，翠綠底神祕意，乃至親昵意，也就逐漸消逝了。

在蘇聯境內所見到的多是一望無際的大森林，那翠綠底神祕意也就更加深濃，在江南所見到的多是一望平疇，神祕意雖然要遜色些，但親昵意似乎是要濃厚些

的。

就在翠綠底親昵意逐漸消逝乾淨的時刻，火車到了南京，是正整早晨六時。有點渺茫，有點荒愴，車站上沒有碰見一個熟人。有長條的紅布橫幅的標幟張掛着，是歡迎青年軍復員的。那已經是前兩天的事，標幟卻還沒有取下。

但也並不比到了外國那樣生疏地，我們兩個人，馮乃超兄和我，各人提着一個手行李，跟着人流一道，稍微落後地流出車站，也就有不少的黃包車夫，馬車夫，汽車夫，前來歡迎着我們。

——先往那兒去呢？我向乃超商量着。

——到參政會去找雷震吧。

——太早，不行的，還沒有到辦公的時候。先到民主同盟的辦事處去吧。

——乃超把手冊取了出來，查出他所記的地址是「安家莊十六號」。

——不對，我記得報上所寫的是「藍家莊」。

雇了一部汽車，決定先到藍家莊去。應該送進博物館去養老的一部老爺車駛着我們，喘氣連天地在南京市中顛簸。走過了些大街，也走過了些小街。最引人注意的是有好多空曠而荒涼的地面，在大多數矮陋的街市房屋之中每每突然又現出一兩幢龐大而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築。這些中西合璧的宮殿，大率都是官廳了。實在有點不大調和，彷彿把十來個世紀緊縮在了一個鏡頭裏面。大街是近代式的，很寬，沒有電車設備，似乎愈顯得寬。就因為這顯得太寬就連那些應該是巍峨的新宮殿都顯得也太矮了。偶爾有些高大的洋樓，也愈顯得出類拔萃，連宮殿似乎都在向洋樓叩頭了。

突然又橫過了一段鐵路軌道，前面顯現出兩幢文廟式的新建築。左手的一幢，在正門上掛着「選賢任能」的橫匾。司機告訴我們：這就是考場了，是考做官人的地方。

汽車從這考場前向右轉，第二幢原來就是考試院，要這才更像文廟。門前隔着

公路鑿就了一個半月形的池子，自然是取象於舊時的泮水，但可惜池面太小，而且有一角已經壞塌了。池子更前面的廣場裏面，有一座不知是塔還是亭的建築，倒有點像從前焚化字紙的字庫，卻是透空的。

經過考試院之後，突然進入鄉村。渡過了一道快要腐朽的木橋，汽車停止了。司機說：已經到了藍家莊。

不錯，就在路的左邊，有一座單獨的破洋房立在四面的田地裏面。雖然只剩下空洞的殘骸，但門口的藍磁門牌上，確實是寫着藍家莊十五號。

下了車，想找尋「十六號」的所在。正抬頭四望，沒想出就在破洋房的左手，稍後的一幢的洋樓上，看見了羅子爲先生。

呵！我不禁歡叫了出來：對了，那兒就是了！

這一發現所給與我的快感，實在是難以形容；或者不免誇大了一些也說不定，我感覺着我就像經過了長期航海之後的哥倫布，果然發現了新大陸。

二 漫遊雞鳴寺

子爲一看見我們，他也很高興地跑下了樓來，歡迎着我們。我們經過一段玉蜀黍的田地走到辦事處的門口，原來門牌也還是十五號，假使沒有這樣偶然的邂逅，那我們不知道還要費好多周折的。

門開在側面，進門的左手有一幢新建的木造小屋，只有五尺見方光景，是作爲門房用的，但是空空如也，並沒有設置看門的人。

正屋是一列三間的二層洋房，聽說原也遭了破壞，是新修繕好的。

太早，好些先生還沒有起床。子爲先把我引進樓下右手的前房裏去，那兒是朱蘊山和盧廣森兩位先生住着。

我們盥漱了，上樓見了梁漱溟和沈衡山兩位先生。梁先生有文事在手，沈先生

還要做他的晨操，我們便暫行告辭了，打算到外邊去用了早點之後，再回來向各位先生請教。

朱，盧，羅，馮，郭，我們五個人走出辦事處。

在破木橋附近的一家路旁茅屋門前，各人吃了一碗豆漿和一些燒餅油條。茅屋裏面蒼蠅很多，門前卻沒有蒼蠅，不知道什麼原故。

朱蘊老說：蒼蠅喜歡黑暗啦。

但也不盡然，我們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常常看見遍地都是蒼蠅嗎？大約還是有臭味的原故吧。門外有風，把所有的臭味都吹進茅屋裏面去了。蒼蠅閣下們自然也就集中到了那兒。

反正時間還早，我們便決心散步，向考試院那一方面走去。

走過考場，再有一幢宮殿式的建築，是中央研究院，同樣是綠色的琉璃瓦，飛甍躍瓚，塗飾着各種的彩色。院內的樹木多，而且緊貼在鷄鳴寺的山麓，這使建築

佈置比起考試院與考場來都要緊湊一些。不過作爲一個學術研究的場所，不知怎地，總覺得不免過於華麗了一點。我們中國人總愛講究場面，而不太照顧着內容，這或許也就是所謂國民性的一種表徵吧。

比起這些新式的宮殿來，鷄鳴寺當然是更加俗化。

那樣有名的一座古寺就近在眼前，登臨的興趣，在我個人是爲好奇和貪便宜的。心事所策進了。山並不高，磴道多由明清時代的古磚砌成，只有這一點多少有點古意。廟宇和牆壁都塗成了土紅色。山門上的裝飾和廟內的佛像，一律都土俗不堪。沒有一座年代古遠的碑碣，也不見有什麼題詠，真是一座煞風景的俗廟；我替那滿山的樹木抱着了不平，甚至連替那「鷄鳴」兩個字都抱着了不平。

寺的正殿背後是觀音閣，拜殿前面的窗下擺着一排茶桌。拜殿的右手更推廣出去，有一座宏敞的茶室，想見到這兒來吃茶的人一定很多。把這兒作爲消閒眺望的地方，倒也並不很壞。

窗外是城牆，牆外是玄武湖，湖外陳列着紫金山。玄武湖裏面有些洲島，水上浮着一些荷葉，應該是風光明媚的地方，但不知怎的卻沒有引起我的美感，紫金山上，我嫌它缺少樹木，假使經過長期的植林，把那個半裸體的三角錐掩覆起來，或者會更美麗一些吧。

我們在觀音閣的正前選了一張座席，品着茶，時而望望湖，時而望望山，時時談談時事。

子爲告訴我：窗子外邊，城牆內部的一段地帶，就是梁武帝餓死處的臺城。我想起了「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隄」的兩句古詩來，但卻又沒有看見有什麼柳樹。

在觀音閣的神案下立着三個籤筒。

——求籤吧！看二十二日休戰期滿了後怎麼樣。

我先去抽了一籤，是第三十五籤上中，除乃超而外，各人也都去抽了一籤。

第三十五籤的籤文是：

「衣冠重整舊家風，道是無功卻有功。

除却眼前荆棘礙，三人共議事和同。」

這真切合時事，好像是說：政協會議將要重開，而且三人小組也會得結果了。

大家都感覺着很有趣味。笑了。

朱繻老抽得第三十九籤下下：

「天邊消息應難問，切莫私心強望求。

若把石頭磨作鏡，精神枉費一時休。」

這也很合時事，特別是「若把石頭磨作鏡」真是好句子。南京不就是石頭城吧，想要使它明朗化，似乎是千難萬難了。兩條籤文相反得有趣，大家都笑了。

茶喝到沒有味道的時候，我們轉回到藍家莊。

三 拜碼頭

——住所找定了嗎？章伯鈞先生在樓層中的會客室迎頭接着我，這樣問。

——我們才到，還沒有找定呢。回頭想去找雷做寰，想請他跟我們設法。

——假使找不着，就住在我們這裏吧。

我笑着指着進門處的那間閤人小屋說：就請把那幢分配給我好了。

——那可不行呢！此時羅努生先生由西首的後房中走出，提出了嚴重的抗議：那是整整的一幢啦，分配給了你，你會把家眷都帶來了。

● 說得大家哄堂笑了一陣。

樓頭的走廊上放了好些藤椅，梁漱溟先生要大家坐到那兒去，他把第三方面的活動和談判的經過情形，很簡單扼要地敘述了一遍。嚴肅的梁先生的面容充分地表

現着時局的嚴重性。

離二十二日上午休戰滿期只有兩天半光景了，雙方的協議沒有可以接近的徵象。政府方面所堅持的馬歇爾元師的最後決定權雖然由政府發言人一再對外表示爲仲裁權或公斷權，但有關的正式文件，無論中英文都是使用的「最後決定權」字樣。整軍方案，政府不僅要求中共退出哈爾濱，齊齊哈爾，還要退出張家口，承德，煙台，威海衛，蘇北，以及一切鐵道交通路線。這個方案到十九日才提出，聽說中共方面對於這沒有考慮的餘地。

午後四時，第三方面的代表們（包含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在國民大會二樓邀請政府代表茶會，報告和中共方面的磋商，並聽取政府方面的意見。

和雷做霖先生通了一次電話，相約十點鐘的時候，在參政會會面。

離十點鐘不遠，適逢有一輛便車，我們便搭乘着趕到市中心區。

參政會在國府路的中段，就在新修的國民大會堂的東側原有的美術陳列館裏。

西式建築的國民大會堂相當壯觀，坐北面南，在街頭東西二側有兩座紅柱大牌坊，橫額是「國民大會」四字。本來是趕在五月五日開會的裝飾，因為延期，牌坊紅柱的泥衣，有的地方被擦褪，露出了木骨出來，沒有加以修理。

走錯了路，走上了美術陳列館的二樓，原來那兒是國民大會籌備處，參政會是在樓下的。

在樓下先拜會了參政會的祕書長卮力子先生，承他在辦公室裏面接見了我們。

我是來拜碼頭的，時局很可樂觀嗎？

你是認為可以樂觀的嗎？卮先生笑着反問我。

我看見報上，說你總是表示樂觀的。

我是盲目的樂觀啦。把不大的兩隻手在眼前遠遠置了一下，

那嗎卮先生是悲觀了。

也不盡然。

——究竟問題的癥結是在那裏呢？

——彼此猜忌，不信任。

——這是抽象的說法，更具體一點呢？

——卻先生沒有立即回答。

我提出了所謂「仲裁權」的問題，我說：據報上所載，聽說馬歇爾對於這項大權的接受都有點躊躇啦。

——在他當然會客氣，不過要給他，他還是會接受的。卻先生回答得很坦率。

我又提出了整軍方案的問題。我也坦率地訴述我的感覺：我覺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問題的困難，並不足以幫助問題的解決。那好像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

——卻先生對於我的訴述沒有正面駁斥。

又去會了副祕書長雷震先生。雷先生是日本帝大出身的先後同學，他比我遲幾

期，而比乃超早一期。蒙他的特別關顧，在中央飯店替我們開了一間房間，並且從二十一起還要派一部汽車給我們用，真是值得感謝的事。